

正誼堂全書

仁仁  
743  
V86



門七 13  
號 743  
卷 56



高東溪集

明治 三十七年  
月 二日  
齋 三

福州正誼  
書院藏版

林序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繇卵始以  
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忌諱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休思肝  
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  
爭可否不爲苟從曲學慮因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轅願  
畱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  
臣遂沈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摺摠中以羞見權臣被搏  
執卒以譏詛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  
與秦檜爲讎敵雖屢經摧折顛沛流離曾不肯強顏於秦  
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

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躋通顯迄災弗逮  
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腑殆不以隱  
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爲而爲善觀其謫居授徒家  
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  
生平槩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余讀其傳見其爲人  
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雷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推黃  
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得失不動心在官必行  
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  
年丞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文公  
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  
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孰謂善不可爲哉孰謂善不  
可爲哉嘉靖丙戌孟冬朔日病夫茂貞林希元書



終身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亭之學有以大  
明於海濱者實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於朱子之先朱  
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爲之請於朝乃爲之記於  
祠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尙闐闐也逮朱子表章之而其節  
益光始信於天下後世的然而無疑矣嗟夫漳之爲郡有  
七邑焉七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豈無忠信之  
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  
亭以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俗學以趨富貴  
奔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爲之依歸而泯泯無成者  
始有莫知紀極焉者矣奚啻漳士爲然者哉使繼朱子而  
牧茲土者皆此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介東  
溪而興起者乎又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濂洛將有  
進於是焉者乎毋亦在上者有以作之而已愚故於刻東  
溪之集不獨爲漳人望亦以爲吾守令者勗也嘉靖五年  
丙戌菊月望日以方黃直序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為太  
 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  
 和議奪種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  
 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  
 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  
 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  
 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  
 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  
 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

宋史本傳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為太  
 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  
 和議奪種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  
 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  
 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  
 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  
 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  
 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  
 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

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  
太上皇久處邦彥等於政府紀綱紊亂民心愁怨方且日  
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  
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奸蒙蔽天  
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  
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  
亡未可忽也於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  
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  
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  
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

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訓學官起羅織屏斥還  
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  
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故  
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  
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  
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  
法度爾旣兩棄之尙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  
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  
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寃何時銷滿秩士民勾畱不  
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

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於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畱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間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畱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面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他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愬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荆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大學能一見終身事且

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旣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高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卽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他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鬪不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閒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高東溪先生遺集目錄

卷之上

上淵聖皇帝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時議六篇序

蔽主上

蔽主下

蠹國上

蠹國下

害民上

害民下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上當道選幕客書

謝賀州張守 啓

謝李察院 案

忠辯

窮論

象州賢樂堂記

東館廟記

春秋桓公不書王

三賢守不貢獻

封禪

堯不去

史記湯祝網

戴慥字說

命諸子名字

言箴

容州索告敕

郭倚銘

祖雲翼思誠齋銘

慎獨齋銘

李生希顏齋銘

朱黃雙硯

遺諸子硯

行硯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埋銘

附錄衣帶銘

東坡像贊

洗仁傑為祖雲翼寫真贊

鄒正言像贊

自寫真贊

又

方竹杖

借學子游都嶠

思歸

自歎 真贊

畱別 言對贊

陳少陽贈官 雲集真贊

還山招陳希韓

冒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夢游故山 真贊公介夫野說

七夕

送元太

辭餽金

五夜道中

九日

除日憶扶持振拂

小源欲歸

言懷

水漲謝邑宰送米

乞米

覓蠹椽

臨別示子姪

歸途歎

病中雜興共八首

阮郎歸過武仙縣謁許宰不遇作此寄之

多麗

驀山溪容州病起作

行香子

魚家傲紹興甲子湖州考官作

好事近一名釣船笛和饒別

前調和紀別

浪淘沙

一名賣花聲○王宰母生日寓居道州勉其來富川

好事近

黃義卿畫帶霜竹

西江月

一名白蘋香

南歌子

一名南柯子

好事近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東溪先生遺集卷之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高東溪先生遺集', '卷之五', and '五']*

高東溪先生遺集卷之上

上淵聖皇帝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戇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為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為陛下言諫官畏權勢不敢為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呼號又從而誣之以為起變亂之禍是陛下聰明已為奸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遁身陛下謂能修法度臣知政事日以

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嗟臣知中國之  
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猾日以盛強臣知祖宗數  
百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  
哭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爲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欲以區  
區一簣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但臣念蒙被教養十  
年於茲儻亦隨逐羣隊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  
敢愛死臣於今月十二日伏覩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  
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  
臣見道路之人往來閒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  
不飲恨而去已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爲少師張邦昌以前  
宰執出使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  
下自東宮卽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  
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者無  
何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人人翹首  
拭目以待事息而覩維新之政大旱望霓莫此爲急奈何  
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以播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  
以敏邦昌爲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  
矣夫邦彥等奸邪閭閻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陳冒瀆天  
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紀綱紊

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  
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蒼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  
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然自恣尙欲朋比爲奸蒙蔽天日  
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  
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奸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  
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任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  
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埽地  
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爲  
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  
以敏有策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  
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  
徐處仁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等大可以處之政  
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之臣亦皆知此數人  
才德然不肯爲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  
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  
以爲全無能也詢黃琮則於會歷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  
建人皆知之詢馮澥則於會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  
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關素所推服不患不知徐  
處仁唐恪固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  
識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會中若此

高東溪集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  
今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爲奸人昏惑一至  
於是耶臣前日見陛下追贈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  
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昔者猶爾欣慕況來今乎然自  
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用也夫以一李綱在  
陛下左右陛下諳悉其忠誠尙不能篤意委任而況疏遠  
之人一爲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等陛下  
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  
也列於庶位果能得俊反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  
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  
敏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  
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羣奸力沮神師道李綱之謀  
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旣而相謂  
曰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  
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  
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  
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爛爛而君子之道冷  
猶灰燼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  
時之宜適以遺 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於  
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於夷狄而不在

於陛下善乎蘇子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君子之易見疏遠小人之易見信任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爲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爲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爲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爲陛下言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

陛下—命之寵偷活歸耕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戇愚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於今月十六日會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宰相奸邪等未蒙睿斷特賜施行豈陛下以臣言出於—布衣而忽之乎臣雖—布衣之微賤而臣言係宗社之存亡陛下

高東漢集 卷之十一 五 正誼堂  
未可忽也臣審民情撫士論稽往古驗當今質諸天地鬼神而斷以臣之誠心非臣一人之私言也願陛下少留意臣實不敢愛死重爲陛下言之竊見李邦彥張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糾拂竊祿周身懷奸誤國陷陛下於有過致夷狄肆猖夏之師陛下不賜誅戮已失邦刑然猶惓惓於邦彥聽納吳敏黨與之言播告四方將示復用蓋爲公議不容至今未得以伸其私也若敏者有何功能而偃然處宰相之任陛下得非私於敏乎陛下必謂有功若干有能若干臣請哀而計之推忠以定大策不戰而屈人兵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功敏亦以爲己功詞章足以藻太平知明足以燭臧否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能敏亦以爲己能故陛下取此以重敏敏亦挾此以欺陛下獨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竊惟陛下積德東宮十有餘年人心屬望天意攸歸上皇倦於萬幾斷自獨智舉神器之重付於陛下吳敏何功之有使敏而果預茲議是亦人臣常事安得認以爲功自古恃策立之功以貽國禍者不可勝數必欲監於不遠卽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註誤上皇以致今日陛下猶不戒覆車之轍乎陛下若謂敏推忠以定大策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屬者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樞密意望吐奇畫策埽殄羌戎而敏乃

惕惕驚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彥李稅等議以講和賂以民  
庶之金帛啖以祖宗之土地幸目下之少休忽後時之巨  
禍萬一秋冬間夷狄再來將何以禦之國中尙有如許金  
帛乎河北尙有如許土地乎陛下以爲敏功臣竊以爲禍  
如王黼獲二府之地禍猶及身敏等輸三關於虜人異時  
能免乎陛下若謂敏不戰而屈人兵而以之爲相臣與天  
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唐武后問宰相於狄仁傑當時如  
李嶠蘇味道仁傑猶以爲文士齷齪不可用敏區區從事  
鉛槧之末若朝廷乏材必不得已則一中書舍人在敏已  
爲當陛下若謂敏詞章足以藻太平而以之爲相臣與天  
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史鮪自謂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  
子瑕且死無以成禮敏知李綱之忠正而方以高歡邦彥  
之奸邪而力爲之助士庶伏闕上書又誣以爲起變亂之  
禍敏若知不應欺君如此陛下若謂敏知明足以燭臧否  
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臣日夜思之陛  
下之明聖豈不能灼見此事乃爾注意於敏臣知陛下非  
謂敏有此功能特以策立一事故不忘之耳且陛下之於  
敏敏之於邦彥各以私意相爲朋黨臣知非宗社之福臣  
間敏本蔡京門人因京而進及邦彥用事凡出京門擯斥  
殆盡惟敏獨畱不黜故敏德邦彥而有今日之報敏以一

己之私恩助邦彥陛下亦以一己之私恩任敏朝廷之上  
君相之間朋黨之風一行君子何所容其身直方何所伸  
其喙億兆何所訴其冤臣恐不日而底於危亡也古人有  
言存亡係所任願陛下毋以臣言一布衣而忽之仍乞檢  
登前所上書一併施行宗廟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實不  
敢愛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  
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蠹國家廩儲十有餘  
年於此矣義效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  
檢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奸邪等事待罪旬日  
不蒙賜報又於二十二日上書獨論敏不可爲相事書至  
再上繼亦無報臣竊疑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卽宜奪敏權  
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  
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明聖與昏庸宗社之存亡實係於  
此臣所以曉夕皇皇不敢愛死再竭愚忠而卜於陛下也  
臣請極言之商太甲之始卽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  
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卽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林甫而終  
致禍亂今陛下始卽寶位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  
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爲宗廟社稷痛哭人常

以古爲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爲鑑則其不明莫甚也臣所以懇切爲陛下言民心復離之說者前此太上皇朝此曹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逢君之惡結怨天下故陸賊特匹夫耳奮臂一呼從者萬數閭閻細民有尊之爲方佛者有尊之爲方聖人者則其民心之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逼都城居民惶懼欲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眾人而遁則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亦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爲陛下在東宮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龍飛克霧大澤舉天下

一洗而新之以慰雲霓之急奈何陛下不以前日禍亂爲鑑而乃以民心之所痛忿者列於上位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旣失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變如六賊之奮臂者夷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者陛下獨能守此祖宗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眾人而遁也陛下何至拂億兆黎庶之公願循一二大臣之私恩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而賢否莫辨治亂不明其不公有甚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卽罷敏邦昌爲相兼斥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凡在上皇朝久

高東溪集 卷之十一 正誼堂  
居侍從而無所遷黜者皆不忠之臣也仍乞速召徐處仁到以上相之位待之處仁天下謂之小張宮所爲卽商菜也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新斯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懷夷狄可以大有爲於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其爲死所矣陛下必以臣爲狂妄觸犯君上凌訕大臣賜臣斬首於市猶愈死於亂兵之手臣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第四書

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先於二月十六日嘗詣登聞檢院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不可爲相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拔擢徐處仁等旣而書之上七日不蒙睿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爲奸邪欺蔽曉夜皇皇寢食都廢遂於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事伏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下六人旣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睿斷施行臣於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誓以微軀力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語鯁許臣自分罪當萬死而陛下察臣知區區之誠不能自達坐蠹太倉臣實愧恥方圖南下之計遽聞邦彥邦昌各與遠郡而稅野孝迪繼斥出之處

仁正台司恪列政府解職諫諍臣之所言偶符十八臣不勝自喜自慰然臣猶疑陛下未可謂能不貳不疑者所可棄二人而陛下不忍棄所可用三人而陛下不肯用吳敏庸邪尚居宰輔時雍奸佞猶尹開封黃琮方正倅於小郡次山剛介錄事學宮秀實學行優純得一博士而猶罷去謂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時雍可惜而不惜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琮次山秀實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尙有蔽賢援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卽罷未害於事琮等雖不卽用未益於事臣甚以爲不然陛下知士民危疑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必不由此曹而出力以當此事者未必不賴琮輩願蚤圖之母貽後悔也臣謂士民紛紛危疑之論者臣於今日十九日剽聞行道之人相謂曰官家欲啓宣德門迎皇太后其聽政事臣時聞之笑與同行者語謂自堯舜三代以上至漢晉隋唐而下閱古無之豈我祖宗積累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事哉臣堅不肯聽而眾心猶疑未解越翼日偶得職方員外郎龔端劄子臣始驚愕讀未終篇而魂魄幾去體矣噫此事果有之耶抑有妄傳以陷學校者耶臣意必無此也若果有之是安得此也其出於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以致亂耶出於陛下之意是陛下不會讀古書不會求古道不

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不知所謂天下生靈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於太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也臣不復言矣臣不復言天下之人亦不復言其事乃非今日之比且如前日之事雖甚愚者亦知其必亡賴陛下積德東宮人心屬望逮其起而當陽也夷狄懷而退兵內外委心而聽治室家相慶不啻若再生之幸今而上皇猶有此意臣恐天下之人羣起而爲亂矣且前日罷一李綱京師之民尙猶怨憤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差之頃刻則相與爲亂況陛下仁聖民心歸之猶父母然豈有奪人父母而其子不致力乎料陛下無此意太后亦無此意也

上皇痛自懲艾方且與道爲徒又未必有此意也是必奸人爲之也陛下知前朝奸臣有存者乎若猶有之是當斷不斷也況使之上皇左右猶甚不可此臣之所以重爲陛下寒心不識陛下與一二大臣何以處之哉此事大要當審處然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萬無此等亂亡之事但太上皇車駕還宮之日時有掣肘焉陛下仁孝大臣觀望則當如之何又不可不深慮也臣聞天子之孝與匹夫異匹夫之孝獨務全恩天子之孝當先顧義故匹夫之孝只施於其親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今有匹夫自託於閭里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顏順志不敢以絲毫拂其意

言東漢集 卷之十一 三 正訃堂  
世俗之所謂孝子若使天子爲之則其亡天下也必矣何  
哉臣前所謂掣肘者是也祖宗以宗廟社稷之重而付子  
孫子孫當以保宗廟社稷爲孝未聞屑屑然以小恩爲孝  
也知太上皇倦萬幾以宗廟社稷付託於陛下陛下亦當  
以保上皇所託之宗廟社稷爲孝若乃太上皇還宮之日  
所言而陛下然之所行而陛下善之承顏順志一惟旨意  
是從臣知掣肘之事百端紛起宗廟社稷必不能保矣傳  
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陛下不當靡靡順從而又  
陷上皇於不義也雖然此事斷在陛下而贊相陛下者又  
在宰相諫官耳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從之宰相  
固執而不可行諫官力爭而不可奪此上皇之責止歸臣  
子故陛下父子無疑間而在朝之臣不詭隨宗廟社稷可  
長保矣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不從宰相持兩端  
諫臣操二說此上皇之責必歸陛下故陛下父子終不睦  
而在朝之臣懷異意蓋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今宰相能  
然乎今諫官能然乎陛下知某能然某能然則事無足慮  
矣若猶未歟乞以臣諷之則宗社之計得矣昨道路之說  
一行龔端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道願效死於  
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舉妄動也或者  
又曰陛下天資仁孝昨日之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

事臣切以爲不然肅宗之事與陛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爲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卽寶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奸生幃幄殆非宗社之福也臣愚伏願陛下乾剛早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靈爲心臣不勝幸甚臣以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抗封章痛切爲陛下陳存亡大計臣驚愚無所隱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分緘默務全要領今乃不自遁戢復以瞽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賈誼所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願焦體膚爇毛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臣以前日批答二臣所奏因見臣等前後檢投陳奏費簡札役心神適以自苦耳陛下豈能虛心聽用之乎臣側聞前日宰相所獻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曰朕志素定有曰朕志所不好此陛下惡人議已而自爲遂非文過之詞若陛下果護所短而不使臣

言之臣恐毀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二三年復生一秦也人嘗苦不自知陛下當反求於己己無名狀可指彼何苦而投我以所惡哉若己有之則亦安能欺人以自賢也借曰都無名狀可指而臣下過慮預爲防閑在陛下亦不當曰朕能如是朕能如是陛下自以爲能左右諫官雖無設可也自古聖帝明王不以無過爲能而以改過爲美陸贄論之詳矣哉試一取而觀之始知陛下有亡秦之漸也陛下不可不戒且自三代而下至治之君莫如太宗者太宗以上聖之資處太平無事之日蓋一椽屋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略望昭陵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常惴惴然若負千百過惡而一聞魏徵所奏無問虛實是非輒受之無疑也但曰非卿朕不聞此言而已曷嘗辨明以爲固能如是哉若太宗直所謂固能如是者尙不敢自以爲能況未至於太宗者乎臣願陛下常効太宗之從諫而責之朝臣如魏徵之納忠不然則臣前以亡秦爲喻殆非過論也臣竊知今之諫官曾以火已及燃之說告陛下否若未嘗以是告陛下是陛下有以致之使彼不敢告也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惟積薪之比直猶鍊鴻毛於鑪炭之上果何所有哉臣非敢爲危言動陛下理勢昭然顧人不察耳臣日夜之竊料大計其策有十得之則

存失之則亡雖太公料齊周公料魯無以易此臣欲條而  
上之預知陛下不從徒諂諂無益也且天下大事莫大於  
置相目前後四次上書論吳敏不可爲相事陛下益信任  
之不移如山臣又何多言爲乞陛下先罷吳敏爲相臣當  
繼有所陳陛下若以爲書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  
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爲念毋忽臣無  
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聚衣護一絲食惜一粒以致家道  
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之畜金帛  
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  
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是不足  
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衰乘之成於百年壞於一  
朝向之田疇鬻之無幾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  
帛費之無幾矣向之第宅破敝頽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  
水火盜賊追逐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  
萬而享祀婚嫁宴會饋遺其儀尙存雖竭力營辦務爲可  
觀臣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則如之何當  
念祖宗積聚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孰多  
視今患難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麤糲是甘櫛沐爲

勞夫課奴耕婦勤婢織閔閔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完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墾闢牛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旋復修飾其能復祖先之業而興其家無他懲所損而勉所益耳恭惟藝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業以遺子孫列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爲過宣平之末禍生強虜邀我兩宮驅我人民拒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允屬陛下伏自陛下卽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之大宜罷行者相臣於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

之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懲晁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主威不振國命並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之期尙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家人臧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此欲爲起家計亦難矣而謀議之臣未嘗一言及之者日以用兵拓地爲請臣謂非愚卽誣臣願陛下廣地不如廣德強兵不如強民姑置敵人於度外屯田於境內以待之一意吾家之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太王之治岐越王之棲會稽儉德避難而政事之間繁冗無益者痛務裁損如起家之賢子孫夙夜勤勞省費儉用待其富有然後祖先之田租財畜可以旋復

況今東南盜賊以次衰息年穀稍登黎民復業不於此時建中興之基勳未易集時不再來臣竊爲陛下惜之比其倉卒外攻內訌則無及矣臣愚不揆謹採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著時議六篇并序繕寫成冊伏候宣取而以書說焉

時議六篇序

臣聞不樂因循而憚改作然後可與有爲不喜輒熟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謙受讜言宵旰皇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耗冗食之兵良田贍游手之民是也作蠹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是也作害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寤主論蠹國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臣之幸實社稷天下之幸也

蔽主上

何謂二府容具位之臣蓋天下安危治亂係此二三君子

朝夕所以議大政事大兵戎豈可使之庸碌備數其間宰相避形迹而甘與並列諫官畏權勢而不敢抗論則是陛下之聰明壅蔽甚矣惟天下之人以爲不可而臣爲陛下言其不可昔唐憲宗嘗以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罷爲太子賓客以給事李藩忠直擢藩代之又嘗以李吉甫李絳素爭論而權得輿居中無所可否罷守本官噫中興唐室者憲宗也陛下欲振中興之業獨不效明主之英斷乎且以前日叛卒一事言之首謀者宰相也參政樞密不與也參政參大政事者也況樞密本兵柄之地若不預議是具位也若預議焉是敗事也若預議而議不合則當固執而不可詭隨不然有去位而已一者無一而可則臣之言陛下亦可少悟矣

蔽主下

何謂盈廷多罔上之議仰惟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盡知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不過聽左右大臣薦舉耳或以職事或以學問或以材能或以言辨各挾所能以媒進阿諛輒熟相習成風類能摺摭細故徒務塞責皆罔上者也養交植黨一綴從班則其心懈矣陛下視艱難以來所擢用凡幾人經綸之業素定於胸中奮然以身任天下之責終始了夫事者誰乎昔諸葛亮高臥草廬而三國之勢已在其掌

高東溪集 卷之四 十一  
及先主躬三顧之勤徐起而爲之夫豈出於嘗試而僥倖其或成也光武起南陽所以興漢祚迄於成功始終周旋者二十八人也夫豈乍用乍毀乍詆乍譽如兒戲者哉蓋古之人臣必自量其可以任事而後進人主必灼知其可以成功而後用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願陛下用人之際勿聽其罔上之談塞責之論必曰強虜可滅乎何時而可滅也故地可復乎何時而可復也北征之駕何時而當還東巡之馭何時而卽安治道何若爲急何若爲緩元元望治何時而迄小康敷其可以底績之言而責之必成之效庶幾眞賢能不孤陛下委任而中興之業日月可冀矣

蠹國上

何謂太倉耗冗食之兵方今財用不足實緣養兵耗費浩大然西北之兵備邊禦敵不憚飛輓之勞而東南列郡冗食無益歲衣月糧飽煖妻孥非惟不能爲國家柝一馘執一俘而乘時生變適以爲暴其用命殺敵者非王師卽良兵也大槩列郡養兵專爲迎新送故而己今日迎某官若干人明日送某官若干人借幾月遇大霽則與徐放臣頃在廣右見一偏郡守臣送迎之卒借請頗多是時米價踴貴計其所入計其所費及八千緡嗚呼此中民幾家之賦

耶夫以一偏郡守臣送迎之費不貲如此議臣但言財用  
不足巧爲色日重斂於民而不知蠹費國用盍推其本而  
救之乎臣願陛下參考古今裁立軍政西北之兵行趙充  
國屯田之策東南之兵行唐府兵之制此富國強兵之事  
今日尤不可緩者也

蠹國下

何謂良田贍游手之民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爲害之日  
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  
在今日尤甚焉我國家何負於佛不獲勝利日遭變故民  
不聊生而此徒佔良田居廣廈之一時三衣優游飽煖吁此

國之巨蠹民之蝨賊也議臣惑於報應無敢及之嚮度牒  
以誨游手其所取抑末矣且以閩中論佛氏之宇極土木  
之工而膏沃之地盡爲所有歲之所入有至數萬斛者聚  
眾無幾焉官司或許投牒輸金而後得之蓋彼旣以貲得  
則不復顧廉恥矣豈有安眾之心與其貲此徒而供無益  
孰若籍之以贍用以寬民力耶不然姑計口授之而取其  
餘亦非小補也

害民上

何謂冗官起貪殘之念夫以員多闕少無甚於今日蓋嘗  
一職而三人共之赴者方在任代者已在塗授者方在銓

候者復在部固窮君子雖十年不調泊而自守暨當官則益勵中人以下私念一萌未免口計心算官歸鄉閭趣裝行朝之日促官於異郡待次仰給之日長吁責之以清白之操勿起貪殘之念亦難矣何則君子不常有而中人以下所在皆是致陛下憂勞惻怛於上而百姓憔悴愁苦於下由源之不激本之不正也臣願裁減進士之科任子之法不得過進士之數仍加汰擇務得實才俾無賢愚同滯之歎庶幾士不失職爲陛下牧養此實天下之公論若曰失士心而招怨謫慮之私也

害民下

何謂募役長戕賊之姦熙豐稽法議者紛然猶以免役爲便蓋良民弗隸於官司而獲安於田里固仁政也然游手應募全家仰食僱直之微一身莫贍意欲禁之勿爲雖龔黃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臣頃攝新興縣令首革公人下鄉之弊應有追呼必寬其期但令保正書歷諭之約以信令不得拘繫管押又引公事悉從面斷胥吏操紙墨立於階所行文書而已此輩既無以肆其奸則衣食莫繼不堪驅策惟是保正奉令益虔由此知免役之弊至於郡縣之不可爲嗚呼汙吏虐政與之爲惡不卹斯民則已欲任循良惠愛及下非復祖宗舊法臣不知其可也嘗聞昔人以

琴瑟不調喻政以藥石之良喻忠信憚改作則終委靡而不振忌切直則受欺蔽而不悟如臣所上時議人莫不以難行而難聽也陛下聖明萬一出於宸斷采聽而決行之有益中興臣死無恨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窮而反本人之至情也臣母死船中蒼黃遭捕勞苦疾痛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聲而疾呼仰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羣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於喪死王道之大實始於此伏念臣備數支邑謹廉勤

公仁之守奉以周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區區積誠麤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爲害懲一勸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攸司究覈別無非理會恩原結具聞於朝緣臣稟賦不厚矯揉難勝終坐真情取怒上笏洗垢百端無瑕可指輒援前事易臣貳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乞尋醫尋欲將母診病東粵未得母報遽聞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隕絕莫知稟侍池漚扶喪顛卽海道怒臣者特爲已甚劾以擅去得旨跟勘捕臣愈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違臣竊自念譬委肉餓虎之蹊燎羽洪鑪之上或軍卒橫加凌辱臣必死於道途或

官司有所觀望臣必死於囹圄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卹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攜一子績麻鬻資給臣爲學雖晚年見臣獲第然小官祿薄未酬孝養狼狽遐方死於患難奉葬無人孤魂無依況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才於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於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甘心耶又寧怒視爲人之子而不得以爲母服耶孰若歸命闕廷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軫念察臣罪犯卽無贓私憐臣母死尙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渙汗恩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欲報儻遂終喪敢謂宜無而反收分甘永棄則是駒犢之慕重於鸞鷟之樂明矣誓畢悽悽期達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爲專殺蓋其情本於除害有矯駕公車而人不以爲犯法蓋其情出於爲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之語莫明柱後之文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同治五年夏少福  
 山誼書局藏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長樂邱鴻鈞石村分校

長樂邱鴻輝和字分校

先生遺集卷之上終

高東溪先生遺集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彌漫數里皆爲  
 茂草之區因動君子之懷而與小人之喻歎息再三不能  
 已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旋踵  
 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況誅鋤之不  
 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輒不  
 自揆願畢其說知人之難尙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  
 詢之以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故與之有爲似若可喜然  
 諂曲奸貪用心曲折無非己利雖能隨時而爲俯仰視人

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有隙可窺願閣下少加察焉無使聰明爲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願幸

登觀漢寶憲大將軍請以傅毅爲記室崔駰爲主簿班固爲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唐鄭從爲招討使表劉崇龜趙崇爲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直使時比大原爲小朝廷憲從何人乃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况望隆本朝具瞻所屬言動去取輒爲當世重輕豈可不示之以

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爲國家用也固當略去位貌推至誠以交其肺腑俾得以盡胷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鳳鴻鵠飛鳴不離其羣倘或狃於人情後寒暄而先貴游鬱公評而徇私禱緩急不得其方乃有乏材之歎是猶駕駑蹇於修途伏騏驥於轅下不知抱駮骨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辟薦舉之際略加考察恐此曹將來爲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德所損非細登無僥覲之嫌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

謝賀州張守 啓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實出無心  
收錄雖後於眾人褒揚特過於常分伏念登賦稟不厚矯  
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爲此意太  
高於時寡合屬主張於公是肯顧望而詭隨念以直道而  
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上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  
明猶畏鏢金之眾慮莫逃於遣黜矧有望於薦掄淺陋曷  
取其該通戇愚近類乎剛直過情得譽何地歸思此蓋伏  
遇知府朝議忠厚持心清修飭己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  
三儷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煌知燭汪汪量波是俾寒  
微例歸陶冶登當謹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於公朝未  
容私謁旣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

宗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於救焚多故延英肇義莫先於推轂  
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遽及妄庸第深慚感伏念登數窮鼠  
木仕困漁竿遭鬼擲掄信天拂亂操牛刀於十室忽羊膺  
之再期善最無聞考宜書於下下賢愚有等人僅品於中  
中分甘艱險之備嘗敢以功名而自許念從委質憤不戴  
天區區三戶之心碌碌百僚之底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  
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曾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計  
大難論膂力要及於方剛股掌豈容於久玩黃紬欲曉起

運甍之幾回白羽何時遂建瓴之一快矢心勿二報國無從切軫贅游尙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合忠嘉道直時艱行高眾忌初願芝檢人云李葵安肯來暨觀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識察首預薦揚登敢不勉思經綸佇期奮發取讒人而俾豺虎大開公正之塗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忠辭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路人奉符璽於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人也獨李公清卿憤穢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遭哮噬而罵聲含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眚皆衝冠干霄貫日凜凜在人耳目間嗚呼古之烈丈夫也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實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爲拂膺不憚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思人之能死以形己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褫廢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臬孫覲亦在君側畏懼蓄縮不敢喘息而徐秉哲王時雍輩方津津然以僞命爲榮不臣之罪合丹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者可謂能處死矣

主見虜之謀亦忠於爲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  
然則草降勸進計不出此耳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  
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  
貶也耶作忠辨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守則無羨乎達達則  
約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  
得而加損與之有爲何往不濟窮則蹙蹙則必至於達達  
則侈侈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爲累也若人也窮達  
變於初終推其所爲何所不至嘗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

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賢而化卑噫盡之矣曰  
生之言而知所謂顏子之賢蓋回於孔門退然若無能人  
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乎耶歟  
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哲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  
道然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爲  
棺矣想當時不獨己能如此往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  
以爲賢而可以爲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  
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于而樂而不以窮爲恥而今日  
之事庶可無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象州賢樂堂記

趙使君元信守象臺作堂於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且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為樂而以千里之樂為樂珍食爽口樂乎樂穀腹不充有啼飢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樂乎樂環堵之陋茅卷風而牀溜雨是吾憂也駒駒高枕樂乎樂潢池之擾刃揮戈而旂曜日是我憂也然則彼所謂樂樂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為謳歌吾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已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飭己惠愛及人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五年冬漳浦高登記

東館廟記

祭祀有五法施於民一也以死勤事二也以勞定國三也能捍大患四也能禦大災五也五者有一於此則載之祀典匪此則為淫祀吾里浮山之陰有神棲於田舍中其神最靈聰明神聖正直無私乃問諸耆老曰此何代人也王乃彭城人也姓王諱參自於大唐之際龍紀之初肇興此土保衛此土故此土之人瞻之如日月望之如父母乃僉

謀立廟崇奉香火朔望拜謁士農工商競趨乞靈冠婚架  
造成致禱焉吉凶不爽耕稼陶漁皆獲利益雨暘時若歲  
歲五穀豐登六畜蕃衍疾疫不作盜賊不侵非王禦災捍  
患何以臻此自是神靈血食愈興香火愈熾矣至於正月  
上元社眾殺牲行酒慶王華且拜跪舞蹈稱觴禮畢散胙  
於庭於是都會陳君觀國厲聲而呼曰廟庭狹隘不稱王  
居不容眾拜我欲作而新之爾眾其能從予否乎眾皆雷  
聲應曰敢不敬命於是族金於眾鳩工惟良琢石爲柱折  
木爲梁鳩工聚眾植柱架梁中立正殿前拜跪庭后寢室  
廟左佛盧長廊廣廡弘遠規模不逾月而四五落皆成盤  
盤焉困困焉而社稷安矣嗟夫陽九兵馬雖數南征在在  
淫祠率皆悉毀惟王之廟巋然儼然非神靈氣燄何以保  
成後因風蠹雨饕梁棟傾頹有清源總管陳君昶繼董廟  
事灰塗屋瓦命工雕造王后寶相塑飾神像彩畫兵將出  
入聳人觀瞻起人敬畏如昶者是亦有功於廟庭也傳曰  
盛德必百世祀切惟王有庇民之大德有護國之豐功十  
社之民賴王以安故子生孫孫生子崇奉香火遵飭祀典  
將與天地相爲終始奚止百世祀而已哉有陳君見舊牌  
爲蟻所蠹首尾無全而請續記於蔡公清叟而蔡慮其耄  
矣固辭且曰眾卜於王許汝續記清叟年高才退不能摸

寫姑且直筆續其始末以貽將來者云爾時大德十年歲次丙午四月太學生高登撰

春秋桓公不書王

桓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王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於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桓公書月而不書王桓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

三賢守不貢獻

母后還自女真羣國悉獻典禮謂出羨餘而實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斂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催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諷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鰲昭州林勳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泰山鏤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夤忠矣夫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眾言或舉而姑試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判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績用墮矣罪惡彰矣投竄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地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以漁尚矣夫網去三面知終日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浮屠之所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懋大德而謂是區區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效此也耶子長愛奇吾所不取

史記敘教熊羆貔貅虎以戰事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一人之銳喻獸之猛恐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貅虎驅之以戰蓋愛奇而遽及怪異不足傳信聖人敘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戴慥字說

戴氏子從父游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名於僕僕謂學者誦先生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於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之為造也言行相顧則內外進矣敢故奉名曰慥字曰子顧所期於吾子將聽其言而信其行可不謹哉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命子以默沈淵深見意於沖虛謙靜謝莊名子以颺肫從淪寓文於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凌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桴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其心推之勉效兩全之節毋使後人笑吾昧於知子而遣蚊負山也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偃涉世尤疏多踈少與區區效忠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

容州索告敕

昔與今取白紙黃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鄒筒銘

鄒筒出蜀鄒縣卽杜詩所謂酒憶鄒筒不用酤頃  
得之同舍李紫芝爲之銘云

漆豫子之身而無恩可報傾程子之蓋而誰與爲友杜爾  
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爾終始之節而孤其守孰若與高  
子斟酌獻酬而陶陶於無何有也

祖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具於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明人僞無分喪厥  
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揆彼微風不起  
纖塵不止水激鑑靜乃臻泰定由睿作聖與天地並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就居景德僧寺兀兀  
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顏坐閒爲之銘云

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以其行無愧於景其寢無愧  
於衾請事斯語毋怠厥終

李生希顏齋銘

斷斷洙泗之閒從游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  
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固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若虛過  
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卓也歎乎高堅前後終而庶幾也  
同乎步趨遲言惜夫未達一閒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

懿行燦日星之簡編希賢之人亦顏徒視斯銘而勉旃

朱黃雙硯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怠

遺諸子硯

人以田我以硯遺爾箕箒意可見

扶持振拂各一箕  
裘庭桴皆小名也

行硯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  
萬磨而莫變

埋銘

耳曠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  
吾腹

附錄衣帶銘

先生與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欲書紳幸以十六字寵  
賁之如佩長者之訓也

先王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戒攸同

史邦彥

可久可速亦步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徒

但中庸

莊首重足前後襜如服先王服為君子儒

李希旦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哉書紳務以稱德

董嚴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長子扶

有己之私為己之累克之者誰希之者是 李恪 南雄州人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靈源既通物翳自屏 盧大榮 容州人

才以德將道由學致勿驕勿畫斯無不至 羅述 容州人

學欲自強德宜有力世故糾紛莫回所執 李椿年 大明府人

性習或偏佩韋佩弦務適厥中則罔斯愆 但南紀 黃州人

養心莫善閉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 林倬 賀州人

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 趙善謨

服以彰德學以美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 蘇鑾 泉州人

業患不精行患不成宜取四重宜去四輕 李飛英 靜江府人

東坡像贊

尼父兮曩削迹千載兮藏遺履屈伸兮固有時媒孽兮繫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今古此道兮信未忘先生兮烏乎死

洗仁傑為祖雲翼寫真贊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極洗子筆端所傳之妙難狀祖子胷中所思之誠

鄒正言像贊

噫宋臣奸在古無有元符太子置諸左右納君於惡疇其匡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雙廢后欺人則可

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  
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願終聽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  
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胡厚

自寫真贊

面兮鐵冷髭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平虜無  
望兮凌煙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方竹杖

噫其節高兮曰高其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外圓

兮曰圓然則胡爲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  
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兮周旋

偕學子游都嶠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州明年

春戊午到竄所冬十一月壬戌游嶠學子李彌章

盧大勳李飛英李端禮羅述蕭岩黃宗之男扶持

從游

甲子歲秋杪負罪西南馳脚歷山萬里身墜天一涯茅茨  
蔽聚落培塿圍孤埤何處有洞天玄真之所棲維南頗挺  
拔隱隱浮修眉采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欲往覺旌搖兀

坐嗟黏繭彼美二三子知我所愛奇暇日請從我駕言出  
郊圻秣馬愒短亭措筇登翠微天公喜我來閣雨雲垂垂  
坤靈喜我來林壑迴春姿山禽喜我來上下鳴嚶呶江梅  
喜我來蓓蘂敷南枝高興愜幽尋絕磴窮攀躋嵌空豁如  
許鬱葱瑣煙霏誰遣瞿眎徒列此怪狀爲顯憑賢主人痛  
掃彌年非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況從奪袍簡欣若奪  
馬羈投荒得勝踐雅與性分宜清芬追六逸餘齡寄三危  
明時甘自誓敢哦招隱詞暫游已難得短晷仍易移山腳  
趣回馭樹腰轉斜暉重來意默契欲下思棲遲準擬供冥  
搜草木亦生輝爽氣知多少淒人詩人脾暮途雙逕松歸  
馬四十號出沒山光裏烏帽風披披

思歸

忽忽已秋杪言歸欣有期節物想吾廬青蘂繁疏籬流匙  
白雲子醮甲黃鵝兒對此憶羈旅多因歌式微喜慰倚門  
心愁銷舉案眉稚子闌簷隙繞膝牽人衣歸興念如許兼  
程猶苦遲明朝秋色裏烏帽風披披

自歎

平生無技能素業在詩書自許攀稷契世期躋唐虞憤嘗  
獻瞽言誓不顧微軀旋復攫龍鱗寧憚攀虎鬚由此隔青  
雲擯斥落泥塗一行從吏役窘東如囚拘索米無處所揭

來天南隅當路眼何高漫不身賢愚梁竦知徒勞淵明柰  
飢驅簿書獄訟簡沈迷駭鉛朱窗几羅蛛絲簡編殘蠹焦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顧我差崛強羨君真秀發道義  
重千鈞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挿劍露肝  
膽看鏡念勲業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警弛邊備長驅來胡兒堂堂  
搗京闕百萬呼鼓擊天地爲改色日月晴晦迷當空猶不  
悟聰明遭欺蔽六賊人盤結如山屹莫移故人陳夫子忠

義根天資撫髀惜機會禍端良在茲吾儕沐厚澤顛危合  
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胆田布衣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  
明朝伏闕下儒冠翁相隨种李奪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  
甫詣闕慟哭聲猶悲天意難遽回人心那忍離時雍恣兇  
暴縱兵欲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兩不顧相  
視情怡怡虎口僅獲脫好爵安能縻俄起故鄉情各歸天  
一涯壯哉歐陽生舍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殊勇  
宸心頃自責疏爵錄其遺君乎死不亡泉壤增光輝魂氣  
鍾慶雲體魂蒸靈芝言言英烈在昭昭星斗垂蘭死則雷  
芳豹死則留皮男兒儻得死一死其如飴君死逾生榮我

生歎奚爲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莽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纔瞬息萬類總么麼是身  
非我有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少幽棲興發多眷言意所  
適樂此山之阿修篁擢新幹老木榮舊柯谷聲傳地籟松  
韻答天和獨石介而安寒泉澹無波園蔬掇纖嫩名果仍  
駢羅紅薦著雨花碧卷受風荷隨意坐莓苔絺衣掛薜蘿  
得酒卽醕酌作詩共吟哦嘯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孥  
鹿門趣黃綺商山歌崎嶇路殊遙迢遞誰見過交親憶同  
調出處矢靡他每憐傷弓鳥因感赴燭蛾無心更懷鉛試

藝趁投戈自覺此身浮相看雙鬢皤人事何時休歸來勿

蹉跎

冒寒行風雨有感

號風撼枯枿凍雨凝路塵乾坤祕日月八荒同一雲遙知  
沙漠寒黯淡愁殺人天涯望不極流泪沾衣巾

杜門

故人方謝客爲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窗明月多易招  
惟酒聖難遣是詩魔一榻君家事何妨我獨過

夢游故山

風際瞥披鶴雲根杖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畱山放

數峰出泉分一派流把茅何日辨縛屋護松楸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吁不經佳期傳七夕歡事污雙星女駮  
占蛛巧兒癡話鵲靈吾詩非好詆聊與訂頑冥

送元太

但得身長健何妨鬢已華宵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作掾  
只三語讀書空五車卷懷已良計去去臥煙霞

辭餽金

頃罷官臨慶士民乞畱不果乃相與持金贈行  
勤勤之意既不可卻復不當受因請買善都庠以

遺學者作詩謝之

劉君政戚儼及瓜闔境歡謠騰載道民不見吏犬無聲特  
以百錢勤父老嗟我官卑志未伸於人何德人稱好騰牒  
當途願乞畱餽驢交馳雜金寶天涯百指攜空囊號寒啼  
飢日相惱可取無取未傷廉每念易污惟皓皓不如買書  
惠泮宮聊助賢侯採芹藻別後青衿倘見思窓前黃卷宜  
探討

五夜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中第幾重梁竦負才徒慷慨稽  
康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當年世不容會脫

高棟溪集 卷之六 五言古詩 正誼堂

幘巾還舊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塞雁南飛度戍樓一聲天地有餘秋  
家連滄海難窮目人在荒烟欲盡頭  
莫效涓埃裨國計況無毛髮爲身謀  
所須菽水能多少蹤迹飄然不繫舟

九日  
除日憶扶持振拂

夢中雛鳳儼相將歲晏安知各一方  
老態漸催吾髮短歸來應怪汝身長  
故山渺渺難窮目暮雨瀟瀟易斷腸  
遙想綴行爲母壽幾丸清淚落椒觴

小源欲歸

潮頰香醪暈醉翁鞚敲歸路勒青驄  
水涵萬頃曾孫稼月逗盈衿少女風  
大誤平生綠畫足無聊中夜祇書空  
擬將方守難論事直扣天門問化工

言懷

歸去東皋獨荷犁山林書卷有兒持  
一無可意身將老百不如人心自知  
夢寐摩挲元結頌經從省憶少陵詩  
體膚餓盡天應錯依舊矍然山澤姿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矻矻窮年黃卷中  
食粥由來未爲拙儲瓶况乃嗟屢空  
令君好賢媿韓愈賤子受賜慙盧仝  
春水

高棟溪集

卷之六

五

正誼堂

從教繞舍北癡兒不復啼門東

乞米

臣飢欲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館下諸生笑豐暖江  
頭漁父誚清醒魯公已作乞米帖陶令旋尋儲粟瓶親舊  
依然眼相向故應特地為吾青

覓蠹椽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與舒丞懇令長至劈酒槽桐  
孫處可笑亦可憫也

顧影低徊祇自憐怕寒時簪作詩肩全家食粥已多月坐  
客無氈今幾年君劈槽燒當止酒我和琴爨□無絃雪中

送炭從來事況寫羈窮覓蠹椽

臨別示子姓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致爾輩取飢寒頻年離別情更□兩  
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數寄安否問使我相思懷抱寬平生  
竊笑曹家兒臨歧莫值雙闌干

歸途歎

徐吳攄將略申甫翰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邵陵瓜

病中雜興

共八首

溶溶瘴霧暗朝暎咫尺山關號鬼門疾病年年不相貸朱  
顏凋盡赤心存

垂老飄零萬里餘，肌膚瘦盡鬢毛疏。  
 皇恩若許歸山去，豆地雖存不解鋤。  
 不羨雲霄歎網羅，百年人物總相磨。  
 死如歸耳生如寄，造物從今柰我何。  
 九死窮荒一病翁，曉來猶怯北窗風。  
 誰知葵藿傾心切，待到日輪升太空。  
 不辭南北歎飄零，俯仰乾坤一草亭。  
 鳶墜水中從跼跼，鴻飛天外自冥冥。  
 長袖深藏批敕手，短筇斜倚作詩肩。  
 有時極目眈遼漢，與在孤鴻落照邊。

病損腰圍減未休，一毛垂領颯光秋。  
 夢中那復化為蝶，那不妨聞鬪牛。  
 口腹相煎亦可羞，飢來欲食飽還憂。  
 一編地下吾無用，許學雷侯辟穀不。

詩餘

阮郎歸

過武仙縣謁許宰不遇作此寄之

武仙花縣謁鳧仙，急招橫渡船。  
 重門晝掩訟庭閒，虛簷羣鵲喧。  
 金屋畔，玉關邊，新春桃李妍。  
 主人情重客無緣，銷魂空黯然。

多麗

人閒世偶然，攘臂來游何須恁。乾爭角抵，又成冷笑，俳優且寬心待他。天命謾鼓舌誇我人謀，李廣不侯，劉蕡未第。十年公論合誰羞，往矣瓦飄無意，甌墜懶回頭。真堪笑直鈞議論圓柄，機籌幸斯道元無得喪，壯心豈有沈浮。好溫存困中節，概其冷落窮裏風流。酒滴真珠飯抄雲子，醉飽高臥，信緣休歸去也。幅巾談笑，卒歲且優游，循環事已，須在失馬何憂。

驀山溪 容州病起作

黃芽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搨。東籬興在手，種菊方黃。妝晚豔泛新，菊誰道乾坤窄。

百年役役樂事真難得，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風霜染白兒。曹齊健扶此一翁，孱龍山帽習池中歸路，從歆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沈疴。惱客罪罍，繁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輟中鱗。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筠竹隨身，奈沈郎，尪潘郎，老阮郎，貧。

漁家傲 紹興甲子湖州考官作

名利場中空擾擾，十里南北東西道。依舊綠杉塵撲帽。空懊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花又繞秋。

籬好有酒一樽開口笑雖然老玉山猶解花前倒

好事近

一名釣船笛  
和餞別

送客過江村況值重陽佳節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愁絕

尊前相顧惜參商引手分蕉葉回首高陽人敢負西樓

風月

前調

和紀別

飲興正闌珊正是揮毫時節霜幹銀駒錦句看壁閒三絕

西風特地颯秋聲樓外觸殘葉疋馬翩然歸去向征鞍

敲月

浪淘沙

一名賣花聲  
日寓居道州勉其來富川

碧月挂秋宵丹桂香飄廣寒宮殿路迢迢試問嫦娥緣底

事欲下層霄

蘭玉自垂髻拜命當朝神仙會裏且逍遙

分取壺中間日月來伴玉喬

好事近

黃義卿畫  
帶霜竹

瀟灑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日千林憔悴更幽姿清絕

多才應賦得天真落筆驚風葉從此綠窗深處有一梢

秋月

西江月

一名白蘋香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雲淨碧

天澹淡飄泊道途寒落疏慵鬢髮鬢髮從來涉世戒三

緘只好隨時飲啖

南歌子 一名南柯子

菊撚黃金嫩  
杯傾琥珀濃  
良辰何處寄  
萍蹤  
短艇飄搖一  
葉浪花中  
鳳闕游娃館  
幽披賞  
梵宮  
當年樂事總成空  
目斷天邊想像意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  
何事故鄉輕別  
空惹猿驚鶴怨  
誤松蘿風月  
囊錐剛強出頭來  
不道甚時節  
欲命巾車歸去  
恐豺狼當轍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朱熹

臣猥以微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錄褒獎之意思渴餐  
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忠今幸踰  
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麤得其精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  
而其狂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  
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  
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  
康之禍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  
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

降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聞浙水珍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閒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朱熹謹具奏以聞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朱熹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高行潔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爲不少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中游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召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撫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破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闈浙水沚之所由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日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魂動神悚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聖人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

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詆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三十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祀之以風勵其學者閒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余病未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余惟高公孤高之節旣如彼而諸賢崇立之意又如此則余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達意林侯試爲刻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

熹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諡是正漳浦人宣和閒爲太學生紹興元年正奏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後奪官竄容州卒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究及理義持身勵行旣冠游太學交游皆一時之彥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遁去公曰君在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六賊時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關奪李綱等兵權公又與陳東再詣闕上書極諫王時雍不軌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殲之公等十一人屹立不

動時方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言相李邦彥無辜乞復用公於二月十六日登聞檢院上書不報二十二日三月初一日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又上書俱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報時相不行遂於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巍科莫處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理紕謬與陳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公任富川簿憲使聞其名檄譚昭賀廣籛溥梧獄尋攝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冤何時而銷秩滿士民相率餽錢五十萬大守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置書藏於學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索六議送中書秦檜怒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某不差人下鄉亦願公不差人下邑沈曰謹奉教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黷宮以勸學吏無所容其欺風化盛行不嚴而治縣有豪民秦琥習惡怙財縣官悉爲所制一日琥乘閒言及公事公不從琥宣言縣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秦大蟲耶會有訟琥者公

申郡及諸司以置於法琥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時胡舜陟帥靜江謂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舊治太師生焉宜立祠公曰檜爲相無狀祠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爲好人耶公母病甚申乞尋醫不待報檜怒奏請旨詣路提刑跟捉送靜江府勘舜陟徑遣健卒至漳浦捕公時太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捕命卽殞水次屬之家人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憫之送中書施行公友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上庠儻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徒爾也公曰登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旣而中書奏無納官例送大理寺下靜江府獄公號泣而歸檜密捕不獲葬母畢詣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得事白以聞赦還家公至廣漕司辟攝歸善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專恣出題皆摭經史語以諷題日出直言不聞深可畏丞相趙鼎時在潮謂公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畱話終日郡守卽馳以達檜檜合理寺坐以舜陟所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輕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爲諱南省至揭公名以爲考官戒初公出潮陽試院遂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忽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至公讀畢卽拜謝上馬謝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不敢稽遲遂著鞭而

行謝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十人復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謝感公忠義爲之泣下以死捍之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爲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百人公講明中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微而公薨矣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瘴侵玉骨終難起魂斷巫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公口誦埋銘與通守黃勳曰耳曠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公命其子扶執筆寫帖子牘廳事曰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薦又命斂以深衣幅巾大帶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公又謂扶

曰吾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端坐正巾整襟拱手瞪目鬢髯開張溘然而逝時及申矣有星如火自寢堂飛出向西冲天而去鄰舍及左右皆見之驚號聲震閭里學生林倬爲敘其出處楊汝南陳景肅皆師之澹庵胡銓爲作忠辨今佚晦庵文公守漳日爲祠堂記紹熙辛亥復請於朝廷褒錄忠義

廣東通志 卷之六十一 三 正詩

侯官楊 漫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閩縣薛 荃芷庭分校

侯官林 琅竹修分校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通書局印

五印

